

旧时的乡村，
远去的年□ 姚远
文 摄

年，说来就来了。暖阳下，冷雨里，风雪中……大地上的人，轻叹一声：“哦，又一年了。”

最喜欢的年，还是从前。

一场大雪，村庄越发小了，旷野里，小馒头似的。屋檐下，亮晶晶，挂着七八支冰棱。太阳出来，一点一点消融。偶尔有风，融化更快。冰棱化水，一滴一滴，淌进土里，大地的血脉，流动畅通起来。

高瘦的村会计，大步走在青石板路上，胳膊底下夹一只黑包，鼓鼓的。同行的人，右手攥一本账簿，那簿子折角卷页，老旧。他们挨家挨户，分发这一年工钱。

年前，家家都在盼他们来。

我家也是。母亲沏好茶，摆正椅子，父亲备好烟。忙碌一年，父母的辛劳，在新年到来前有了着落。分发工钱，是村里一件大事。我曾问母亲，为啥年底才发工钱？她说，当年农村集体劳动的工钱，都是年底结算。

家里有了钱，虽不多，日子渐有底气。父母说话声，也大很多。母亲先给长辈添岁红包，然后是我们过年的开销。

父亲去镇海城里买年货。临近中午，他回来，“没买什么，明天还要去。”他说。我怅然若失。忽然父亲变戏法似的，从背后拿出一幅画来，打开看，是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人物图。弟弟问，“这些人做什么的？”“水泊梁山英雄好汉。”父亲笑答。他把画贴在客厅门后，又压实画的四角。父亲有英雄主义情结，他自小崇拜梁山好汉，他们各有本领，替天行道。我们搬来小凳子，落座，辨认这些人像：外貌、姓名、绰号……

光阴如箭，我们搬离老屋，老屋又因一场大火彻底消失。那幅画留在老屋，长在我的脑海。多年后，它幻化为，我对阅读和文字的爱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忙碌又欢快，像踩上快步舞曲的节奏，旋舞不停。

买年货、做年糕、看唱戏、拜年、欢聚……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，那是高兴得，一塌糊涂的神仙似的半月。

父亲去邻村做年糕。我跟着去。不远处半空中，飘浮着大团浓烟。浓烟下，是火热的年糕场。

这里，年味燃爆了！热气腾腾的，是空气，是人群，是年糕，是人的心，也是年……一阵阵人的急流，互相裹挟、拥挤、奔突，我左脚鞋子，也

跟着被挤跑了。这场面，身边的人，似乎都挤进一台“大机器”，像白白花花米粉，等着变年糕后，获得重生，等见天空的那一瞬。众人劈柴、烧火、蒸糯米粉……忙得不亦乐乎！年糕，香喷喷软绵绵，像一条条白鱼，“呼呼呼”，冒着热气，最后钻出机器的暗河，那一刻，我彻底轻松了。

这就是年，幸福、紧张、拥挤。

年前，戏班子来唱戏。空地上，戏台搭好，坐等看戏。花旦，粉墨登场，明艳动人。戏场，空气忽然凝固，人群瞬间静止，掌声响起。花旦，轻舞水袖，慢移台步，如古画里款款走来的美人。她俯首低眉，温婉清扬，不长的唱词，慢如屋后河水，绵长婉转，缠绵悱恻。台下看戏的，伸颈、侧目、微笑、默叹。

戏班演员，20来岁，来自绍兴嵊州等地，那是越剧起源地。走下戏台，唱戏的和我们打成一片，有的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戏连唱五六天，戏班子也要回家过年。认识几天，就要分别，自是依依不舍，大家互留地址，互赠照片。记得那天，沿着江岸，我一路跑，去追载戏班回去的大船……船上有我好友，一位演小生的姑娘。她眉清目秀，勤快能干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自然娴熟。后来十年，书信来往，彼此鼓励。直至她嫁人，我上高中，渐渐失去联系。

今天，我还时常会想起她。

那年月，物质匮乏，生活粗糙，人心踏实。每一年，每一天，生活都有奔头。

过年最辛苦的是母亲，洒扫庭除、缝制新衣、赶做汤圆……母亲，慧心巧手，贫寒日子，也会为她绽放出美丽的花。

年前，母亲手工赶制，全家人新衣新裤和新鞋。我半夜醒来，昏黄油灯下，母亲身影，单薄疲惫。冬夜寒寂，母亲在缝制春天。一针一线，一起一落，针脚绵密，母爱无言。我听见，寒窗外，春天的脚步，跟随母亲，轻轻走来。

母亲，用爱和温暖，领来春天。

大年初一，吃汤圆，也是新年一项重要仪式。汤圆起锅，雪白香糯，轻轻咬开，芝麻猪油馅，甜而不腻。父母笑说，几岁吃几个汤圆……端起碗，我连吃八个，吃下这八个汤圆，我就八岁啦！

后备箱里的爱

□ 杨应和

春节假期临近尾声，返程的这一天，父母早早就起床了，默默地将家乡的味道、思念与爱，精心打包到我们的后备箱里。

后备箱早已塞得满满当当。白菜还带着露水，萝卜上的泥都来不及洗，大蒜用稻草扎成一小把一小把，整整齐齐码在蛇皮袋里。这些青菜萝卜，都是父母天没亮打着手电去地里现拔的。他们说，“现拔的新鲜，搁得久。”草鸡蛋、香肠、菜籽油、辣椒酱……这些都是父母亲手为我们制作的美味。

父亲还往后备箱里不停地捣鼓着。他把一小壶芝麻油塞进去。母亲说，“秋天时，你父亲在河滩上开了一小块荒地，种了一季芝麻，榨了四斤香油，全灌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塑料壶里。”我连忙拿下，母亲阻止了说：“我们习惯吃菜籽油。”

父亲又把一袋新米压在油壶上面。袋子鼓鼓囊囊的，他用手摁了摁，觉得还有空间，还能放些东西。他急急忙忙地从屋里拎出一兜橘子，弯腰看了半天，实在没地方放了，才叹口气，递到妻子手上：“路上吃。”

这些东西，都是父母一年到头攒下的。鸡是自家养的，蛋是草窝里一个一个捡的，辣椒酱是秋天晒好封坛的。母亲喂了一年的鸡，下的蛋攒了一筐，过年我们吃了些，剩下的全装在纸箱里，用旧棉袄裹着，怕路上颠破。我说，“留着你们吃，城里也可以买到。”母亲忙着说：“买的哪有自家种的香啊？这些菜没打农药，你们吃得放心，我们也安心。”

“大蒜叶黄了别剥，吃的时候再择。”

母亲扳着手指，一样一样交代，“芹菜根要泡在水里，在水桶里放点水，能吃好几天。辣椒酱吃好了盖紧，别进了气。新米袋子里我放了几个干蒜头，防虫的，别扔了……”她说了很久，似乎要把一整个春天的叮嘱都说尽。

车已经发动，引擎低声地催促着。母亲忽然想起什么，急急往鸡窝那边跑。一会儿她小跑着回来，手心里攥着两枚鸡蛋，还带着母鸡的体温。重新打开后备箱，放在还有一点空隙的纸箱里。

我掏出一沓钱，往父亲手里塞。他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手，脸都红了：“给钱做什么？我们自己有钱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别这么累了，也别那么省，想吃什么就买点。”父亲顿了顿，说：“忙点好，忙点心里踏实。”

我小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忙。天不亮下地，天黑才回来，汗水把后背的衣裳润湿一片。那时候忙，是为了一家人的嘴。现在他们老了，还在忙碌着，是为了把我们送走时，后备箱能满一点。后备箱里，藏着父母对子女的细腻且深沉的爱，让我不忍心拒绝，如果拒绝的话，也就把他们的爱阻挡在外了。

载着满满一车的牵挂重新启程，后视镜里，父母并肩站在路口朝我们挥手。车走远些，只看见两个模糊的影子。再远些，影子也没了，拐个弯，村子被挡在了杨树林后面……但那藏在后备箱里的沉甸甸的爱，会跟着我们一路奔波，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子在外奋斗的动力所在。



现拔的新鲜，搁得久。

AI生成图